

◎ 风物寻迹

村隐秀水湾

去苏泊罕草原旅游的人很多,去苏泊罕草原西边的教尔给乎村的人极少,甚至,几乎没有人知道。从苏泊罕草原向西北方向行驶,大概走十多分钟的车程,在一个簸箕一样的山湾里,隐藏着一个水草丰美的自然村,这就是教尔给乎村。村里一百多户人家,依山傍水,耕田养殖。

教尔给乎,是“喷泉”之意。村头的西山,有泉名为“龙珠长寿泉”,源头处,一洼清水,水底许多针眼似的泉眼,细流汨汨,细沙涌动,不时冒出的水泡,犹如水底藏龙在吐纳戏珠。水里有小鱼游弋,水草丰美。当地人讲,从这泉里直接取水化验,各项指标都达到矿泉水的饮用标准,根本不需要经过净化处理,由此,村里长寿的人很多,八十多岁的老者比比皆是,甚至,九十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故此泉名为“龙珠长寿泉”。且看那泉,由西起头,向东而去,由源头的一洼泉,流成腰粗一股水,逐渐变为一条河,沿途两边,草木葳蕤繁盛,穿行其中,恍若进入热带雨林,那些不缺水的树呀草呀,绿的鲜翠,绿的清新。走着走着,渐闻先前的潺潺轻音,逐渐变成涛涛轰鸣,一看,原来是水势随着地形跌宕起伏,在中游的断层面垂下一匹瀑布,水花四溅,像谁任性地向四周大把大把地撒着碎银子。当地人讲,此瀑名叫“龙腰飞瀑”,因为这条泉流,东西横亘,犹如一条长龙,横卧在河谷之中。而这匹飞瀑,正好处于龙腰处,所以叫它“龙腰飞瀑”。瀑下积潭,水光潋滟,云影徘徊。每当冬季,潭上水雾缭绕,岸上雾凇晶莹,美丽如仙境一般。再看这潭水外溢,随地形重新汇聚成河,向东面的大草原逶迤而去。下游处,有农民筑坝养鱼,据说那鱼肉质鲜美,供不应求,经济效益可观。

水是秀水,山也是好山。山体那红色的土层和褐色的岩层相间,煞是神奇。山上到处都是各色各样的小石头,白的雪白,黑的如墨,红的似血,粉色的地椒花开的漫山遍野,香气袭人。各种不知名的鸟儿远近和鸣。俯瞰山下,油绿绿的草树东西绵延不绝,其间时隐时现一条玉带,蜿蜒东去。这般灵山秀水,真让人流连忘返。谁说不是呢,当地有句老话说:“教尔给乎簸箕湾,来时容易走时难。”连我这路人,都想在这净水净土处,依山傍水建一个院子,院里种桃树,树下放一方桌,三面文友围坐,一面留给桃花任意飘落……山上有教包,名叫“萨拉教包”,是当地人在每年正月和五月隆重的祭祀场所。教包下的“圣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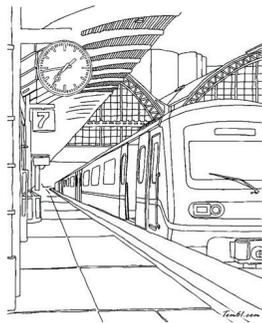
是一汪清澈的泉水,是祭祀喇嘛汲水洗手之所在。这地方的泉水实在太多,据说大大小小的上千个泉眼。这里所有的景致,都保持大自然的原生态,当地人对这滋养了祖祖辈辈的山水充满了敬畏和感恩,也就有了一股神秘气息。老年人讲,这个地方天旱不缺水,天涝水不淹,全仰仗这龙泉灵山的庇佑,是一块真正的水地。

山下,绿树掩映着几处白墙红顶的新房。下山,就近敲开一家的大门,迎出来的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大爷,大爷自己介绍说,他姓张,今年81岁,是个老党员,正在伏案抄党章呢,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来了城里的客人。大家说笑着随大爷进了屋,屋里干净整洁,戴着老花镜的大娘热情地给大家倒水让座。书桌上,整齐地码着两摞书,放在上面的是《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基本知识》。旁边翻开的是一个手抄党章的笔记本,工工整整的字迹。这才是紧跟时代步伐、活到老学到老令人敬佩的老党员。询问大爷的情况,他感慨地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农村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自己虽是党员,遗憾的是岁数有点老了,否则,赶上这样的好时代,真应该大干一场。”

房前屋后,绿水青山,远离城市喧嚣,坐拥四面书香,如果陶渊明看到,也该羡慕了吧!

文/张秀

◎ 青青左岸



一面之遇

友人骑行云贵,在黔西南坎叠布依古寨路口。已然正午,遇食档问路,见餐桌卫生干净索性坐下,吃上一碗卷筒粉。食档女主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幼师。因疫情推迟开学,于是就在寨口做起卷筒粉。友人也是高校职业,似乎共同话题多一些。临走,幼师笑着说,“欢迎下次再来!”友人笑着说,“下次带朋友一起来!”

相互一笑,也为路遇开心。友人骑车离去,幼师日后到校,日后忙着各自,即便重逢,也未必偶遇上一碗卷筒粉。更何况友人只是骑车路过,不是特意,估计此生再不会重走,这千里之遥的古寨路。

想起一次长途旅行。广州开

往桂林北的空调特快,因是旅游淡季,人少。空荡车厢里,乘客可数。斜靠座位上,头侧着车窗。列车在粤西北大地上奔跑。望着窗外那些大片果林与农田,在视线中旋转着,倏然消失。一些天连续奔波,累乏间打着盹。

车在韶关,挤上一群旅客。有拉着手提箱的女孩,凭票找到我对面的座位号。举箱吃力,见状,我站起来帮着将箱子塞到行李架上。她连声谢谢!我依旧靠在座椅上,重新换个姿势打着盹。

“你在看毛姆的小说?”我被女声问醒。那时长途旅行,我总喜欢带本长篇小说,用来消磨路上时光。“思特里克兰德!”她随口说出桌上《月亮与六便士》书中的人物。“你看过?”“当然,书中人物原型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我们美术课时讲到高更艺术作品,顺便就把毛姆的小说读了,很喜欢!”“其实这老男人是位理想主义者,人到四十,家庭稳定。他却选择出走,为了圆梦,开始远离物质生活。他的精神生活也许达到他自己感觉的巅峰,就像书中结尾,他失明后完成的壁画,最终选择在去世后留下遗憾销毁,这似乎有着理想主义者的寓意。”

“我们是喜欢头上月亮,高高在上的理想,也许虚幻缥缈。还是喜欢脚下的六便士,更接近现实,真实贴切,更加直白!”她莞尔一笑。我困意全无。侧脸打量着她,好像书本知识加持,长发下她的面孔格外姣好。

列车一路北上。车厢并不强烈的灯火下,窗外黝黑夜色,窗玻璃映出我们的侧影。在这单调的旅程中,聊天开始打发时光。话题从书中谈到现实与理想。恍然是坐在茶室一角,漫谈人生。夜将深,怕是惊扰别人,言语低声,如同私语。

车到衡阳,她如释重负般笑着,说道:“这种聊天方式好开心,你我路人,即便隐私也都不设防,有种轻松的感觉。我到家了,祝福你!”起身。帮她拿下手提箱,说声再见。车门转角处,她回头一笑,挥挥手。在临近午夜的站台上,她的身影消失在出口处。

旅行下半夜,我翻完小说余章。下夜,车过全州,睡去。梦里,在一座古城门下,我好像看见熟悉面孔擦肩而过,急忙转身回望,只有来往的人群。

有时想,人与人,多是一面之交。如同,我们在一座他乡城市,公交、地铁或者餐厅书店一角,遇见一刹那的欢喜。兴许一个动作,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或者一个装束,一个温暖的举动,只停留在短暂里,稍纵即逝。

熙攘下,这瞬间一面之遇,往往此生只一回。文/杨钧

◎ 寻味日志



榆钱饭

昨天坐过的河岸,春天又往上走了一截,榆树的叶子指肚般大了。远处的田野上,杏花就要谢了,春雨刚刚踩过的枝条,不再需要很长的时间,杏子就要坐胎了。

祖母将了一篮子榆钱,用水沥了,盛在一个长条盘子里。水已经开了,祖母将蒸布浸下锅,提起时,用一把筷子将开水挤出,罩在盛榆钱的盘子上。几分钟后,蒸布上的热气散尽,祖母揭去蒸布,榆钱松软,祖母将备好的杂面均匀地撒上去,搅拌均匀了,置于笼上,温火蒸了。一会儿香气便溢出来,杂面里有豆面,此时,豆香浓郁,蒸汽缠绕着,诱人味蕾。祖母将盐、葱、蒜、酱油、醋调制的蘸汤匀到每人碗里,榆钱饭就要出锅了。揭开笼屉的瞬间,榆钱饭葱绿,清香溢过来,口水便下来了。榆钱饭一般会佐以蒸土豆,有时也会佐以烫面。放入蘸汤的一瞬间,祖母会提醒我们,浸一会儿,让味入一入。我们多会迫不及待,还没等尝出味,已经风卷残云般扫荡入肚了。

榆钱饭不耐饥,就要多吃些土豆。夜里肚子胀胀的,便要放屁。祖母用手扇着,打开门或窗户,星光和春风一齐落进屋子。有时就会听到一声狗吠,春吠不狂,春风乱扬,我们就在乱扬的春风中睡过去了。文/王建中

◎ 往事情怀

抖开来的包袱

儿时在农村生活时,家里有一个大红木柜,里面堆放的薄衣毛裤以及母亲做衣裳剩下来的碎布,都用包袱挽扎起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包袱里的碎花布。当母亲解开包袱,给我们缝补衣裤时,我会守在旁边,翻拣自己喜欢的小布头。包袱本身并不吸引我,吸引我的是那些抖落开来的花色各异的布头。在苏良的《记忆碎片》里,我分明看到了不同色彩的“布头”,而他这本书不正是那个“包袱”?

《记忆的碎片》里记录着乡村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大事小情、人情世故,以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像一本你来我往的账本。只是这账本是苏良内存实销的

薄录。无关他人的盈余赍欠,仅在于自我确认和梳理。作者的情感流露亦是很冷静节制的。

“父亲早早地故去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那乡亲当时是炙手可热的贫下中农呀。而现在我才明白,父亲和乡亲,他们原本是一些无怨无悔的乡里乡亲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心里都有看不见的沟壑横着。为了活下去,人与动物的距离能有多远呢?人也好,动物也罢,饥饿寒冷相逼而死。其实,人与动植物相依为命,相依相存。如今,农村的生态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良笔下的乡村里的人和事给我的感觉却是沉重的,尽管他的笔墨如此简洁、清淡,丝毫不浓墨重彩。纵是如此,读来仍撞击着人的心扉,隐隐的疼。无论是《口风》中的羊换爹为吃一顿羊肉而不得,还是《儿行千里》中的七奶奶盼儿归,却终未见;《母之爱》里的八奶奶为儿健康长寿选择了自杀……这些普通人的苦难人生,在苏良不动声色的讲述里呈现出了人情冷暖、世相百态。人的私心、贪婪里有一种悲辛的滋味攫取着读者的心。

相声里的抖包袱处常常让人忍俊不禁的笑出声来,在苏良抖开的包袱面前却让你觉出现实的荒诞和讽刺。他的讽刺带着辛辣戳人心窝。他每每匠心独运,在小说的行文和结尾处产生对比效果,让故事情节悲喜交织,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他对村人始终怀有同情悲悯之心。

旧人。旧事。记忆里贮存的乡村风俗,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固守下来的传统思想,养儿防老;又比如那些迷信思想,父母的福寿太大了会压住儿女寿数等等。诸如一条条锁链抑或绳子,套在人们的脖子上,捆绑住人们的手脚。戕害自己也害他人。善良,麻木,愚钝的乡亲们机械地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苏良在他的笔记小说里塑造了八奶奶这个典型,告诉我们生命的可贵,人的寿数岂能是他人能防抑或代替的。

苏良记录的乡村不是诗意的。他不描写鸟语花香,世外桃源般的村庄。恰恰相反,他是写实的。他是进入生命腹地的关切。他写的乡村里最重要的是人,关乎亲情和乡情。他写人隐秘的欲望和由此而来的纷争。这些村庄里发生的故事正在遗失,被历史的洪流湮灭。大量的农民进城和乡村集中城镇化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改变。而苏良是一个有心人,他把贮存在记忆里的故事一点一点搬运到了纸上。白纸黑字,保存了下来,这份乡土记忆是可以当作一段历史的缩影来了解的。文/李玉荣